

第二十六段 猗猗還稿遣芷馨 雪香因問馨桂蕊

芷馨隨猗猗歸自芳館。猗猗謂芷馨曰：「方纔誰叫你多嘴，弄得人不過意。」芷馨曰：「我見小姐與秦相公相對寂然，故從旁說幾句兒熱鬧些。」猗猗曰：「他的詩稿我已謄下個稿兒，明夜你可將原稿送去。」

次日，芷馨送雪香稿去。猗猗曰：「你可去問那稿中詩妓桂蕊根由。」芷馨應諾，走到客房來見雪香，曰：「這是你的詩稿，小姐命我送來。」雪香曰：「就留在小姐處看看，何必歸趙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因愛你的詩句，已謄了個稿兒藏在匣筒，以便時時吟詠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何愛才如此！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叫我問你那詩妓桂蕊的根由，可詳言之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問他則甚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愛他的才故爾問他。」雪香曰：「這個詩妓比不得別個妓女，你欲聞其詳細必當斂衽而前。」芷馨笑曰：「你這樣起慕起敬，想必又是一尊觀音菩薩不成？」雪香曰：「雖不是觀音也去紫竹林不遠。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真是少見多怪。前日寄我小姐的詩，便把小姐當做觀音；今日說起詩妓桂蕊，又說去觀音不遠，天下哪有許多觀音？依你這樣濫許，像我芷馨的樣也是個觀音否？」雪香細在燈下視之，見雖非絕色卻也楚楚可愛。因笑曰：「芷馨姊你算不得觀音，然也是觀音面前一個玉女。」芷馨曰：「你總語不離宗，還是推尊我家小姐。」

雪香曰：「說起觀音，我有一個古典說與你聽。」芷馨曰：「甚麼古典？」雪香曰：「一人生平頗幸因果，在家虔奉觀音。時當遠遊，因繪觀音小像裱袖畫兒帶在身邊，每逢客店必焚香頂禮。遇有急難的事時時虔誠禱告，然卻毫無應驗，其人遂謂觀音不靈，幾日不焚香煙。忽睡夢之間，見一女子容貌、妝飾俱覺可意，其人因問姓名，女子自稱觀音座下玉女。那人曰：‘我奉大士下為不誠，凡有求禱何竟絕無應驗。’玉女曰：‘你雖誠心，但沒有走到門路。’那人曰：‘有何門路？’玉女曰：‘凡有祈請若我不為傳言，觀音終不能知。你自今以後，必先祈我，當無不應。’其人允諾而寤。」芷馨曰：「這話倒也是的。比於秦相公，雖誠心愛慕小姐，若不是我兩邊傳言，小姐怎麼曉得你的意思。」雪香曰：「這是一樣情理。待我將這古典說完你聽罷。那人嗣後，每奉觀音必先禱玉女，於是無求不應。一日，旅館淒涼，自思若觀音大發慈悲使我得遇佳人，倒是一時樂事」。少頃，一女子排闥而入，自稱是大士座前玉女，大士憐君孤寂，特地命我來伴，那人欣然納之。芷馨姊你也是個玉女，何不與我相伴？」芷馨瞋目斜視，曰：「秦相公說這些話給我，靜聽半會卻是不入耳之言，我真為你羞煞哩！」雪香執其手，曰：「芷馨姊，小姐也有相憐之意，難道你無憫惜之情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千金貴體，你先心折於他他就憐你，也不枉得。似我這樣的人，何敢生一妄念？我縱憐你，你日後怕不丟人在腦背後哩！」雪香曰：「芷馨姊若是憐我日後決不相負。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你好癡，不向鳳凰隊裏尋個安樂窩，卻祇與鶯兒作鬧。」雪香曰：「鳳凰一時難求，鶯兒倒是本地風光。」芷馨曰：「夜深了，我去回復小姐。」說罷就走。

雪香曰：「桂蕊的根由，我尚未說得你聽，你怎便去？」芷馨一路走一路答曰：「我不聽了。」雪香趕上幾步，牽芷馨衣曰：「小姐既問桂蕊根由，我怎敢不說，你不聽我說，又怎好復命？你且轉去我說與你聽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不轉去，你又將不入耳之言聒入耳的。」雪香曰：「你放心我決不胡言。」芷馨遂轉身走到門外便立住腳。雪香曰：「你進來我說得你聽。」芷馨曰：「我自今以後，誓不進你這門的。」雪香笑曰：「芷馨姊十分伶俐，今夜怎帶一分歎氣？我若當真要擺布你，《西廂》不云乎‘綠莎便是寬繡榻，柳絲花朵便是垂簾下’，又何分門內門外哩。」芷馨掩耳曰：「污耳，污耳！」雪香曰：「與芷馨姊會面幾次，並未詢及年庚，敢問今春十幾了？」芷馨曰：「要你問些甚麼？」雪香曰：「這是正經話，如何不問？」芷馨曰：「十六歲了。」雪香曰：「《牡丹亭》有云‘年華二八，正是婚時節’，恰與姊年經相符。」芷馨曰：「不要胡纏，快將桂蕊根由說個明白，我要回復小姐去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說你聽罷：這桂蕊字月香，是銷魂院名妓，其人姿容絕世才思無雙。」芷馨曰：「比我小姐何如？」雪香曰：「相為伯仲。」芷馨曰：「可惜流落青樓。」雪香曰：「雖在青樓，無異千金貴體。」芷馨曰：「卻是何故？」雪香曰：「欲與相見，便有兩不得、兩不能。」芷馨曰：「何謂兩不得？何謂兩不能？」雪香曰：「非數十金求見不得；非文人才士求見亦不得。見他的時節，欲與同宿不能，欲稍與戲謔亦不能。」芷馨曰：「前日小姐看他的七言古，也知他是個有節操的妓女，但不宿客的事我終不信。」雪香曰：「你曉得甚麼，不信由你。」芷馨曰：「是幾時相公與他識面的？」雪香遂將上已同松、竹、柳三人去的話詳說一遍。芷馨曰：「他既不宿客，相公到那裏卻是怎樣？」雪香曰：「飲酒賦詩而已。」芷馨曰：「你詩稿上載有松翠濤、竹嶺谷何不見那姓柳的？」雪香曰：「松、竹是我契友，柳祇泛泛交耳。」芷馨曰：「玩他詩句甚留情於相公。你今作客天涯，豈不負了他一片至誠？」雪香將託負松、竹二人的話說了一遍，芷馨曰：「如此方不負情。」

雪香說畢，芷馨遂去到自芳館告知猗猗。猗猗曰：「從古名妓也有才色無雙的，也有感恩重義的，若處污穢之中能令白圭無玷，真是罕有。信如這生所言，那桂蕊洵不易得，怎能與他相見也好？」芷馨曰：「那妓想必是跟秦相公的。小姐若與秦相公得諧琴瑟，那時朝夕共處，相見何難？」猗猗曰：「芷馨你總是信口開河。」於是復閑敘一會各自睡去。